

小说

# 路途

□向本贵



站在高华山顶一片绿毯子样的草地上,她感觉特别好,向前迈出半步,身子就会贴着淡淡的云彩,像小鸟一样飞翔,然后落入万丈深渊。高华山其实不是一座山,而是一尊石柱,三面的岩壁如刀削般陡峭,只有一面的岩壁有一条缝隙,缝隙里长满了杂草,像一条草家被丢弃在岩壁上。半途,缝隙里长不出草了,岩壁上却挂着一串藤萝。要想攀上高华山,先得扯着缝隙中的杂草攀到半壁处,然后攀着藤萝爬上山顶。

她想象着在空中飞翔一阵,最后坠入什么地方,不知道。她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,连同烦恼,连同困顿,连同迷惘,从这个世界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只是,她并没有立即跨出那半步。她不自觉地坐了下来,嘴还不由张开,发出了一声:“啊!”

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,像是一粒一粒褐色的小弹丸。要说它们像是波浪,也行,微风吹过,广袤的蓝天之下,一浪一浪波及天际。淡淡的云雾,平铺开去,那一浪一浪的群山之波就变得灵动而缥缈起来。

她看到遥远的天际漫出了一抹胭脂红,渐渐变浓,而后扩散开去,半个天空也都透着一种红色。突然,一个硕大的红球从那一片胭脂红里探出头来,像是张望,却又含羞。她心里不由一阵悸动。天地分娩,胎儿就是脱盆而出的太阳。两粒豆般的泪珠挂在她的脸上,太阳的光芒,恹恹地渗进泪水里,泪水也就变得斑驳晶莹起来。

她的家就在高华山脚的村子里,她从小听奶奶一遍又一遍地说起有关高华山的传说:那时,观音娘娘去瑶池参加蟠桃大会,走得急了,一支金簪遗落在这里,就成了高华山。从此,高华山周边的乡民便常来这里许愿祈福,请观音娘娘施舍恩德,救苦救难。传说是那么动听而遥远,神奇而优美。

而她,不是来向观音娘娘求福,也不是来向观音娘娘许什么心愿,她是来这里寻求归宿的。晶莹的泪水,又成串儿在腮边聚拢,然后掉进浓密的草丛之中。

她的目光却又不被什么牵引过去。远处的蓝天之下,有一线白色划过来,不是云彩,却像云彩。太阳是那么高远、灿烂,那一线白色尽情地沐浴在阳光里。

近了,是一行白鹭,共有七只,时而排成“一”字,时而一只在前,另外的六只稍稍散开,就成了“人”字。真是一群天地之间的精灵啊,它们昨天夜里在哪里落脚,现在又要飞往哪里?

后来,她就能清楚地看见它们那尖尖的喙,那长长的脚杆。羽毛是那样洁白,形态是那么优美。渐渐地,伸手就能触摸到它们,可它们似乎无视她的存在。大自然的精灵,在天地

间存活,能不眼观八面、耳听四方吗?可是,它们为什么还要执着地向自己飞来?

她连大气都不敢出了,她真的不想打扰它们。五月,草长莺飞,生机勃勃,这些白色的精灵肯定有家有室的了。也许,孩子们正等着它们回家喂养;也许,它们要到水草丰美之地去寻觅食物。

只是,尽管七只白鹭不停地扇动翅膀,奋力向前,却都像是被一种魔力羁绊于半空之中,难以前行半步。精灵们开始鸣叫,像是为自己加油,还加大了展翅的幅度,意图凭借天地之力,勇往向前。然而,都无济于事。

就在眼前的咫尺之间,洁白的身子、晶亮的眼睛、修长的脚杆、尖尖的喙……她突然想起曾经读过的课本,它们是遇到相逆的热气流了。它们为什么就不知道转弯儿,从高华山的旁边绕过去?抑或,再飞高一点也行啊!它们却是义无反顾,折回回。

真替它们着急。她张开双臂挥舞,还一边大声地呼喊:“从那边飞过去,或是再飞高一点,避开热气流。”

七只精灵像是没有听见,或是听见了,却不为所动。也许,它们有它们的生存法则。

她却是气得大骂:“这一群……怎么这么蠢呀。”这么说的时,她决心不再理睬它们。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,各走各的路吧。

“嘎!”

一声尖叫在耳边响起,可把她吓了一跳。睁开眼,那一群白色的精灵不见了,远方的天空却有了一个闪亮的“人”字,映照着五月太阳的光环,享受着五月清风的洗礼。当然,还有它们在飞过山顶之后,为着胜利的欢叫,在天地间回荡。

“它们终于飞过去了啊。”

她的脸上,又不由有两行泪水流下来。多少次,应该流泪的时候,她没有流泪,可是今天,她却是止不住地泪水流满面。因为什么,她无从作答。

太阳已经挂在了头顶,她再一次闭上了眼睛。

## 二

“春卉,你果然在这里呀。”

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,又不由地拽住了她抬起的脚步。回过头,是秋爱,从小一块长大的小伙伴。几年不见,山野的风雨霜雪使得秋爱的脸面显得黝黑而粗糙,身板却是更加健壮和硬朗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?”

“昨天晚上听说你回来了,我好高兴啊。清早,我就去你家找你了,你娘抱怨说,你大前天回来之后,总是一副忧郁的样子,问你,也是闭口不言,只是听你夜里在梦中叫着高华山。你娘告诉了我你的手机号码,拨了,手机却是掉家里了,我只得寻了来。”秋爱笑起来,“听你娘说,小的时候,你奶奶就爱给你

说高华山优美的传说,没有想到,读大学了,变成城里人了,还想着高华山啊。”

春卉心里不由打了个咯噔,嘴上却说:“考大学的时候,我可没想着要做城里人,不然,我不会报考农业大学的。从小看着父母苦啊累啊,一年在田地里忙到头、累到头,日子却是过得拮据、焦苦,就想着学习农业技术,再别让父母受穷受苦就好。”

“可是,大学毕业,你并没有回来啊。”

春卉把头扭向了一边,担心掉下来的眼泪被秋爱看见。三年前,大学毕业,她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却是忘了初心,没有想着要把所学的本领带回自己的家乡,学有所用,为家乡的建设、为父老乡亲发家致富助一臂之力,而是合伙办了一家公司,梦想着公司一朝成就,也就能在城里落脚生根了。不想,由于业务生疏,加上对市场的预判和了解不够,苦苦经营三年,公司还是倒闭了。精疲力尽,心灰意冷,前程无望。

“这次回来,准备住多久啊?我们是从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,去不去我的养殖场看看?这些日子,我家喂养的黑山羊,草口不好,掉膘特别厉害,真让我着急呀。”

“就为这事,来找我的?”

“算一个吧。”秋爱笑着道,“那会儿我一块读书的时候,你说你奶奶不仅给你讲高华山的传说,还给你讲红军长征时路过我们家乡的故事。我来找你,是要带你去王家坪看热闹呢。昨天从黑山羊养殖场回来,路过王家坪,他们说,今天王家坪要举办红军广场落成典礼,可热闹了。”

“真的吗?”春卉的心里有一股热流涌动。她想起了奶奶健在的时候,曾经对她说过许多有关红军从家乡经过的故事。1935年11月,贺龙带着红二、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漫漫的长征路,11月下旬,过沅江,开始草莽来到王家坪时,已是半夜,露宿村口,秋毫无犯,还将所带的干粮、衣被接济穷苦百姓。一个黄姓人家,冬月的夜里只盖着一件蓑衣,他们便给了黄姓人家一床被子,黄姓人家用这床被子盖了三代人也舍不得丢掉。一个潘姓人家的老人生病,家里人正在为老人准备后事,却被红军医生给救活了。看见奶奶寒冷的冬天还打着赤脚,小脚丫全是冻出的血泡,一个红军战士把自己穿在脚上的布鞋脱下来给她穿了,他自己却换了一双草鞋……那时,奶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:“世上谁对老百姓最好?当然是红军啊。”

“你奶奶健在的时候,对你说过遗落在我们这里的红军女战士吗?听说,在红军广场,给那个红军女战士立有一座雕像。”

“我奶奶说,红军过沅江的时候,与敌人遭遇,一个红军女战士负了伤,实在走不动了,村子里一户穷人收留。伤好之后,再要追赶红军队伍是追赶不上了,只得在村里落脚生根。几十年里,她带着当地的群众兴修水

利,发展农业生产,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,深得大家的爱戴。我奶奶说,看见那个红军女战士整天忙忙碌碌的身影,就会想起当年红军队伍从村前经过的情景,就会想起红军战士把自己脚上穿着的布鞋脱下来给她穿的情景,她就会热泪盈眶,嘴里念叨着那句不知道念叨过多少遍的话:红军真好啊。”

秋爱由衷地说:“在那位红军女战士的心里,永远记着当年参加红军时,立志要为天下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终生的誓言。在她的心里,小家和个人的幸福永远不是她的归宿和终点,她的人生、她的脚步,永远在不停歇的路途中。如今,红军女战士已逝世多年,政府修红军广场时给她塑像,既是对她的深深缅怀,也是对红军精神的传承和向往。”

远处,传来了锣鼓的声响。半空中,还有一朵一朵灿烂的云朵散开——那是冲天炮炸响之后生出的烟花。

“上级领导都十分重视红军广场的落成典礼,大老远地赶了来,要为红军广场的落成,要为那个流落在大山里仍然牢记着红军精神、为人民群众贡献着自己一份心力的红军女战士献上一束鲜花。”

## 三

春卉远远地就看见那座雕像了,站在红军广场中间,太阳的光辉沐浴着雕像。红军女战士的眼神,却是那样坚毅,眺望着远方,似乎看见了那一束不息的光芒。“她是永远在不停歇的路途中啊。百折而不回头,千难而不气馁。”春卉一字一顿地说。

此时,秋爱当然不知道春卉为何要把这话说得这般斩钉截铁,当然,也不知道春卉此时心灵走过的轨迹。

春卉的脑海里,似乎又闪过那一行白色精灵飞越高华山的影迹。她问道:“哪里有鲜花卖吗?我想买一束鲜花,献给那位红军女战士。”

“山村不比城里,没有鲜花卖,却是随处都有山花可以采撷的。”

春卉果然看见了,就在路旁边的山坡上,有一树山花开得热烈,她走过去,采撷了一束山花,说:“待我把这束山花献给红军奶奶,就跟你去你的黑山羊养殖场。”

“真的?”秋爱大喜过望,“几天前,乡里领导去我家的黑山羊养殖场,还念叨你呢,说我们乡有一个大学生读的农业大学畜牧养殖专业,要是能回来,助我们乡村振兴一臂之力,该多好。他却不知道,你这个在农业大学学习畜牧养殖专业的大学生,跟我一个村,还是我的发小呢。你要是能回来,别说我高兴,乡里的领导可是要把你当成宝的。”

春卉没有回她的话,一脸神圣,站在红军女战士的雕像前,把花束摆放好,虔诚地向着雕像三鞠躬,然后,大步流星地朝着秋爱的黑山羊养殖场奔去。

“梦野,在家吗?”

“在。”

“给你拿点杏子,刚从乡里摘的。”

“谢谢!到了小区大门,给我发一下微信。”

颜颜传来一张照片:高高的笋,恰似托起蓝天,在阳光下映照下,杏子一个个黄澄澄的,有点毛茸茸;人们土里土气的脸庞,一个遮盖着一个。

“我亲手摘的。”

“仿佛看见了。”

人们吃过了晚餐,但天并不是锅底的颜色,甚至黄昏还未走来。大门内外,三三两两的人,走走停停,越过乡音,都是快活的模样。

我先看见颜颜的车子,接着看见颜颜,最后看见副驾上的杏子。她递在我手上,沉沉的,仿佛要把时光磨白的绷紧的纸袋手提绳拽断了。

“今天的杏子,来自这个农民。”我想起刚刚微信里的照片,那会儿颜颜也同时发了一个龇牙的表情。照片里,她虽提着筐子,却不太像乡下人,帽子、衣服、墨镜,似乎跳出美颜,一下从城里飞来。

“你今天吃好吃?”我问她。

“边摘边吃,几个就吃好了。”

我一直喜欢杏子。杏子看上去是固态的,但实际上是营养液,甜得能流入人的心田。它是滋补佳品,磷、铁、钾、钙等无机盐类等保卫着我的身体,更有那么多维生素,用心守护着我。

在和这些杏子相遇之前,我刚从医院出院不久。一开始,我怀疑自己是感冒了,没放在心上,在家待了三四天,吃着药片,喝着冲剂,含着喉片。直到严重得不能再忍了,说不成话、喝不成水、吃不成饭,我才到了市医院新村分院。

“你不是感冒。”

“那是什么?”

医生让我坐在一个高凳上,她转

# 乡里来的杏子

□梦野

动着脑袋,通过一个小小的铁孔看着我,还不时地用一个小小铁条按下我的舌头。

“扁桃体周围脓肿,化脓了,你这个严重了,得住院。”

“还上着班,忙得顾不上。”我有点揪心。

“那没办法,这还没有住院的条件,你得去南郊的市医院。”

我在医院住了六天。刚出院,颜颜来看我,她的杏子便来了。她的杏子,正是清热解毒的。

我每天吃几颗杏子,吃到最后,我才发现了颜颜的留言:“你故乡的杏子,结伴来看你啦!”我有些惊讶,心想:“她去过的故乡?”

自从母亲病逝,老家的那个土炕就嵌入了一个难熬的词——告别,于是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直到颜颜这句“你故乡的杏子”的惦念,牵出了我的童年。

小时候,我和小伙伴摸着黑、猫着腰、碎着步,一如要把自己的身子魔术般缩小,偷偷爬上王家梁的杏树,边吃边摘。杏子毛茸茸的表面挨在脸上,轻轻柔柔的,在甘甜中咽下,有时却会酸到抖一抖手脚,现在想起,有点柠檬味,甚至更像柚子的味道。

我们不仅是自己解馋,还上山去摘野杏子送人。我把一部分送给村里的一个咳嗽的老人,他是要经常吃的;一部分就攒给了父母,晾干到集市上换点毛毛钱,再买回几本小人书。

杏子,区分开了我所有的味蕾。不论我身在何方,它总紧绕着我,让我有着沾泥的感觉,就像仍在乡野里扎根。于是迈起步来,便依然那么从容。

“你故乡的杏子,结伴来看你啦!”我想起颜颜的话,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回了乡。没有了黄澄澄、毛茸茸的杏子,没有了颜颜,但我看见了一棵棵杏树。

那一树茂盛的叶子,随着风摇动,每一片都是我故乡的一部分,被夜悄悄地说出。

红旗渠,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,在20世纪60年代就响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。七十多年过去,它的故事和传说依然那么动人心扉。来到太行山下,那条高高的人工天河仿佛一条蓝色的玉带,弯弯曲曲地盘旋在那里。山风吹来,绿树和花草呼噜作响,述说着当年的修渠往事。

红旗渠的所在地林县,1994年改为林州市,位于河南、山西、河北三省交界处,境内荒山秃岭,怪石嶙峋,沟壑纵横,地形陡峭,自古以来干旱严重。在那滴水贵如油的年代,田地龟裂开一个个冒烟的口子,人们要到十多里外的地方去挑水回来生活。那时的林县人很少洗脸,即使洗脸,也只是用很少的一点水。至于洗澡,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不少人因为干旱,携儿带女外出逃荒要饭。1920年林县大旱,任村镇桑耳庄村一位叫水娥的新媳妇,接过公婆桑茂老汉从十几里外挑回的一担水,却因天黑路滑摔了一跤,一担水泼洒得干干净净,全家人因此没过水,新媳妇悔恨交加,大年三十夜悬梁自尽。一担水,夺去了一条鲜活的生命……“十年有九旱”成为林县人最深的伤痛,能够喝上一碗清清的泉水,成为林县人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1954年5月,26岁的杨贵来到林县工作,担任了中共林县县委书记。通过走访调查,得知林县贫穷的根源在于缺水,发出了“重新安排林县河山”的号召,先后修建了南谷洞水库等,但一遇到大旱,河流断流,水库见底,又回到了从前的模样。为了彻底改变林县缺水的状况,县委一班人准备从林县境外引来新的水源。经过细致调研和精密测量,决定劈开太行山,从山西省平顺县辛安村引来浊漳河水,把林县的干旱历史重新改写。

一纸“引漳入林动员令”吹响了冲锋号角,唤起了林县人向大自然抗争的激情。1960年2月11日,那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,3万多林县人民打着红旗,背着行李,推着小推车,迎着刺骨的寒风,在鸟儿还没开始鸣叫的时候,带着梦想带着希望,向着浊漳河畔大步走去。后来的岁月里,修渠大军发

# 红旗渠遐想

□罗大伦

展到了10多万人。

那是一幅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历史画卷。没有钢钎,没有大锤,没有修渠工具,他们就带回家;没有水泥,他们就自己建工厂;没有石灰,他们就自己烧;没有炸药,他们就自己造;没有水平仪,他们就用水盆和木板捣鼓;没有大型机械,他们就靠一锤一钎一双手去把太行山摇一摇。房子不够住,就住在悬崖上;粮食不够吃,山上的野菜、河里的水草也能当口粮;没有床,石头上铺起杂草也能睡得香。

十年的时间不算短,3600多个日日夜夜却像红红的火焰在腾腾燃烧。拦截河流,靠的是用血肉之躯筑起的人墙;征服石子山,靠的是“愚公移山”;强攻红石砬,靠的是“一颗红心两只手”;凿通青年洞,靠的是300多名青年不屈不挠。热火朝天的工地上,口号声哨子声此起彼伏,抡锤打钎叮当作响;放学路上的小娃娃,也要带块石头为修渠添力量。十年的时间不算长,1250座山峰却给林县人修渠低下了头,211个隧

洞给林县人修渠让开了道,152座渡槽为林县人取水架了桥,12408座建筑物、1515万立方米的土石方,更是成为创造人间奇迹的佐证材料。潺潺流淌的1500多公里红旗渠水,是林县人民自强不息的血和汗。

红旗渠,英雄的渠。一段河堤就是一座山碑,把一个修渠英雄的故事高高地竖起。他们有的腰系麻绳,手拿铁钩,为排除松动的岩石,终日悬荡于峭壁之上,有的去悬崖绝壁搞精准测量,有的一马当先排除暗炮,有的历经七次塌方依然坚持凿洞,有的在关键时刻舍己救人落下终身残疾……81位长眼于太行山上的干部群众,更是书写了“为有牺牲多壮志”的豪迈传奇。“扒山虎”“神枪手”“凿洞英雄”“飞虎雄鹰”“铁姑娘”“土专家”“青年洞”“空心坝”“责任碑”……一块块英雄的招牌被岁月的河水擦得铮铮闪亮。任羊成、吴祖太、常根虎、王师存、李巧云、路银……一个个英雄的名字镌刻在青山绿水间闪闪发光。

红旗渠,生命的渠。它的修建赶走

了旱魔,赶走了贫瘠,解决了当时55万人的饮水、54万亩土地的浇灌问题,粮食产量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,过去的寸草之地变得富饶美丽。战太行,出太行,富太行,美太行,仿佛是一章章时代的乐曲,传唱着林州人民战天斗地、热爱祖国、建设家乡的英雄壮举。

红旗渠,历史的渠。站在高高的河堤上,太行山的风吹来,渠里的流水声响起,思绪不由穿越时空,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。那时候国家一穷二白,后来又遇到了自然灾害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如果没有毛主席、周总理的关心,如果没有河南省委、市委的支持,如果不是县委书记杨贵坚持实事求是,如果不是县委领导班子顶住各种压力坚持修渠到底,如果不是林县人民不认命、不服输、团结一致、无私奉献,也许今天的太行山上就少了红旗渠这道美丽的风景。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,如果没有兴修水利,如果没有农田基本建设,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就成为一句空谈;土地承包责任制落实后,生产发展也会遇到缺水问题。历史不可能假设,但一定不能忘却。

红旗渠,民族的渠。它是林州人民写下的优美动人诗章,它是太行山上高高飘扬的旗帜,它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瞬间记忆。它的精神,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永恒的动力。



红旗渠青年洞纪念碑